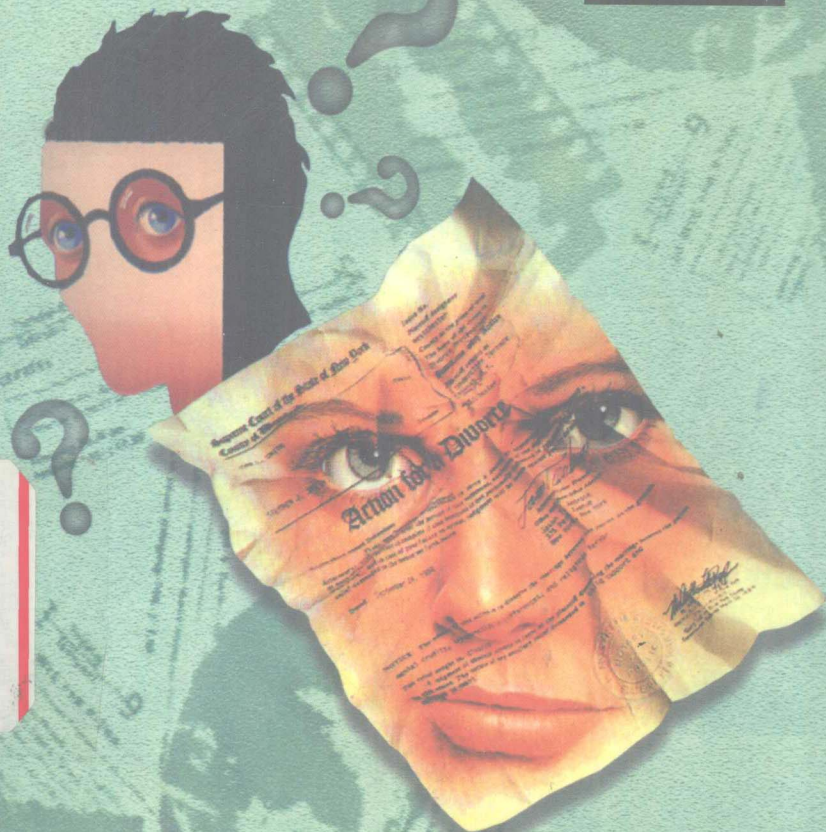


神探古罗夫探案集

蹄下阴谋

[俄] 尼·列昂诺夫 著
孙汝林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蹄下阴谋/(俄罗斯)列昂诺夫著;孙汝林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

(神探古罗夫探案集)

ISBN7-80605-967-9

I. 蹄... II. ①列... ②孙... III. 侦探小说—俄罗斯—现代 IV.1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19243号

神探古罗夫探案集

蹄下阴谋

[俄]尼·列昂诺夫 著

孙汝林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岐山县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5插页 180千字

2001年6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05-967-9/I·836

定价:1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22405)



作者简介

尼·列昂诺夫1933年生于莫斯科，1999年1月去世。大学法律系毕业，在警界当侦探10年，其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著有侦探小说30余部，其中以古罗夫为主人公的12部，皆被拍成电影。在俄国家喻户晓，有口皆碑。正像俄国文学报1999年9月15日介绍的那样，“只要你走进莫斯科地铁，每个车厢里肯定有人手持列昂诺夫的小说在阅读”。作者1998年12月30日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在30年代同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好莱坞的优秀侦探影片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面临着严重的犯罪形势，但愿我的小说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因为警魂能镇住匪魂，能唤醒民魂。”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е муча.
Цурот Лев Иванович.
Кряжко Столицыть Василиса.
Мария Втрова - жена, актриса;
Ормы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 генерал;
Колесников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 бухгалтер.
Сильвер, хромый, рабоч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Аверкин.
Бывши медведи.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и семья.
Клиссик Николай
Генерал, Фошки Шибз Николайевич
Бучинь Лев Исидор - хозяин города. Братья охранники
Левый и Правый
"Орчине Агран-200" и тисоты "Беретта".
Генерал Соколатин Олег Ефимович. Катунь.
Светловый - алгоритм судити автоматной опереди "везецо"
"Сазан" Андрей Тарасов
Галино Отарова.
Шаров Семья Кирилловича - майор, чиз розыска
Стороне -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ратя; Автоматей: Тимин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куя".
Вицепремьер Тимин Семья Николаевича.
Анатолий Завьялов - отец Семья
"Самсой": авторитет Мерфиш Елизаветович Катерина.
поголови "Семейо".
Настя - сорискея жена Варвара Никитична
Алгоритм - Сазан Кастро.

作者手迹

内 容 简 介

赛马场上，一位驯马师遭到马蹄践踏而死。刑侦员古罗夫装扮成作家前往调查。经过层层抽丝剥茧，方知赛马场操纵在一伙黑帮手里，驯马师由于不服操纵，才死在铁蹄之下。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4)
第 三 章	(21)
第 四 章	(36)
第 五 章	(51)
第 六 章	(68)
第 七 章	(89)
第 八 章	(104)
第 九 章	(120)
第 十 章	(136)
第 十 一 章	(153)
第 十 二 章	(177)
第 十 三 章	(193)
第 十 四 章	(213)
第 十 五 章	(232)
末 章	(258)

第 一 章

刑事侦察局侦察员列夫·古罗夫把臂肘撑在金属栏杆上，好奇地注视着赛马场。

骑手们乘着玩具似的轻便马车，沿跑道行驶。他们身躯后仰，几乎是半躺姿态，滑稽地跷着腿。这群马毛色各异，简直可以说是五光十色。有些马丰满茁壮、高大魁梧，有些则四肢纤细、小巧玲珑，但它们个个都神采奕奕，俊俏非凡。

古罗夫早就准备抽空去赛马场，但总因为有事而耽搁了下来。今天，他是生平第一次来到这儿，他没有想到马竟然会这样令人赏心悦目。这给他这个新潮派的理性青年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列夫·伊万诺维奇·古罗夫年仅二十六岁，所以他的父称还很少使用，只是在文件中才出现。他毕业于大学法律系，在刑侦局已经工作了三年多。

昨天，开完业务会后，刑侦局长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

维奇·屠里林上校请古罗夫留下来，郑重地交给他一份空文件夹，封面上写着：《公民鲍·阿·洛金诺夫被害情况刑事调查案卷》，案卷还散发着胶水的气味。屠里林在交文件夹时嘱咐他要多加观察，遇事商量，并要他立即去找检察院的检察官获得指令，以便开展查明杀害公民洛金诺夫的凶手的工作。

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洛金诺夫在赛马场当骑手已有三十多年。三天前，他被发现死在人们都喜爱的大走马“神斗士”的马栏里。洛金诺夫的太阳穴上有凝血的伤口，马的右后蹄上也发现血迹。根据现有的全部材料来看，这是一场事故。但是，第二天科技局鉴定员作出的结论是洛金诺夫并非被马踢伤致死。所有这些情况古罗夫是去检察院后从接待他的检察官那儿得知的。检察官彬彬有礼，但又不很热情地接待了他。

古罗夫将事故现场的勘查记录和对洛金诺夫同事的讯问记录接连阅读了三遍。他竭力想搞清鉴定员的结论，但是被其中的一些术语给搞糊涂了。

检察院的检察官叫尼古拉·季莫费耶维奇。他毫不客气地从古罗夫手里接过案卷夹，坐在古罗夫身旁。

“我说，列夫·伊万诺维奇，”他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可以称您廖瓦吗？好极了！我已经跟法医和鉴定员交谈过，洛金诺夫之死与驰名的‘神斗士’毫无关系。他是被一种尖头的金属物品由上而下打击的。马蹄上不会有这样的尖头，而且马蹄也不可能把颞骨伤得这么深，所以，我们要缉拿真正的凶手。您知道赛马场吗？不知道？你们的局长屠里林常常使我感到惊讶。廖瓦，您去找他制订个调查方案，然后到赛马场去。给我打电话，什么时候到我这儿来都行。”

古罗夫瞥了一眼奔驰的马群，向行政大楼走去，楼道里寂静而凉爽。在一块光荣榜前，他停住脚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叠成四折的光滑的纸张。打开后，见上面写道：“作家列·伊·沙特洛夫现正创作一部有关赛马场的中篇小说，杂志编辑部请予以协助。”这些字样古罗夫已经读了不知多少次。为工作方便起见，他改了姓而保留了名和父称。

他站在一间房门旁沉思起来。门上挂着一块赫然醒目的牌子：主任畜牧师玛·格·邦达廖娃。他一边琢磨着缩写的名和父称，一边敲了敲门，随即走进办公室。办公桌旁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女人。古罗夫向她点头致意，然后腼腆地把编辑部的介绍信默默递给她。

“邦达廖娃·玛丽娅·格里高利耶芙娜，”她读完信，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向来人伸出了手。

古罗夫握住那双强壮有力的手，双颊绯红，好一阵说不出话来。他想把自己的名字“列夫”介绍给对方，但总觉得不好意思，而且还有点不大自然。“列夫·伊万诺维奇”，他羞答答地说出了父称，觉得面颊一直红到了耳根。话又说回来了，动辄脸红也不失为一种可爱的特征，它往往有助于人与人的交往。

邦达廖娃打手势请他坐下，长长地吁了口气，把面前的介绍信像没有吃完的馅饼似的推到旁边，然后像男人一样熟练地抽起了“白海”牌香烟。

“喔，是列夫·伊万诺维奇？”她神情专注地上下打量着古罗夫。此刻，古罗夫已经逐渐恢复了常态，并且也十分得体地微微一笑。廖瓦知道，他的笑容还是动人的。“你对什么感兴趣呢？”

“杀害洛金诺夫的凶手”古罗夫本来可以这样回答，但还是忍了下来，因为这样的回答显然太直截了当。他踌躇片刻，想到自己才二十六岁，而且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也是初出茅庐，便诚恳地回答说，目前还说不准。但主要是想了解这里的人的情况。

邦达廖娃靠在圈椅背上，打量了一下古罗夫，脸上露出赞许的微笑。但蓦地，她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些对方根本无法了解的想法，皱了皱眉头，不慌不忙地说：

“当然喽，我们已经受到新闻界的关注，”她把目光停留在古罗夫的脸上，“我们这儿每天都有画家、摄影师或者是新闻记者，”邦达廖娃沉默了片刻，她那强有力的手掌在桌子上挪动了一下，眸子里露出了询问、怀疑甚至是请求的目光，“有些来访者你给了他通行证，可他连马厩那儿去都不去，只是在颁奖的日子才挤到看台上凑凑热闹。”

一提起赛马赌博，古罗夫便立刻想到了被害的骑师。屠里林和检察院的检察官都提到过赛马赌博，可是古罗夫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场面。邦达廖娃估计古罗夫的这种沉默是一种惊慌失措的表现，于是更加胸有成竹地接着说：

“您对人感兴趣。我们这儿和其它地方一样，人是形形色色的。有人找上这份工作，以为这里有金娃娃，可干上一个月就被解雇了，也有人把马厩当作跳板，千方百计想钻进售票处。”

古罗夫偷眼望去，没有看到售票处的窗户。那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办公室，室内陈设简陋，压根儿没有什么赛马赌金计算器，甚至连马的气息也感觉不到。可经邦达廖娃这么一说，还真的似乎散发着钱的气味。显然，钱对于这位主任颇

有刺激性。

“我们这儿的人都是好样的。人人都不错，个个是马术运动迷。说起马，吓！我们这儿可真是骏马云集。史诗般的壮观，童话般的神奇！”邦达廖娃突然缄口不语了，仿佛是对自己滔滔不绝的话语感到不好意思，“当然，遗憾的是，也有一些不像话的人。”

“我也想到看台上去一下，”古罗夫说，“我对赛马场的事感兴趣。”

“当然，当然，”邦达廖娃表示同意，眼睛又露出了怀疑的目光，“可以给您三四天的通行证。”

“谢谢，不用了，”古罗夫对付出八十戈比买门票毫无兴趣，然而，现在他却不得不拒绝。

“为什么呢？我们会给您的。”邦达廖娃诧异地问。

“谢谢，”古罗夫摇了摇头，“我想认识驯马部的格里高利耶娃。”他说话时语气格外坚定，想让对方明白，关于通行证的事可以不必再谈了，他到这儿来是工作的，而且已经开始干了。

“尼娜·彼得洛夫娜是一个颇有天才的人，但是……”

“请原谅，”古罗夫起身说，“我正要上她那儿去。”

邦达廖娃想说，她是这儿的主人，但还是忍住什么也没有说。古罗夫等待着。他身材修长，面孔清瘦，体态匀称，加之身着一套豪华的西服，蓝色的眼睛放出一种天真无邪的光芒，双颊绯红，真有点像一位妙龄女郎。他到这儿来显然有公事，而不是玩赛马的，对，当然不是。邦达廖娃一边思索，一面从上到下地仔细打量着古罗夫。可是尼娜现在哪有工夫跟作家打交道呢？

邦达廖娃陪古罗夫走出行政大楼。她给古罗夫指了一下赛马场对面的地方。

“第六驯马部，我给她打个电话。”

“谢谢，玛丽娅·格里高利耶芙娜，对不起，打扰了。”古罗夫告辞后，轻轻跳过栏杆沿场地走去。

“没关系，看尼娜给你安排什么工作吧！还穿着笔挺的西服，有你好看的！”邦达廖娃目送着古罗夫，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暗自思索。她又站立了片刻，欣赏了一会儿马，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给尼娜打电话。

古罗夫穿过场地。眼前是长长的白石砌成的一排马厩，马厩旁有一群狗跑来跑去，这群狗也不是什么良种。天气炎热，四周寂静，行人寥寥无几。忽然传来一阵马蹄踏在柏油路上的声音，大概是骑手在向赛马场跑来，可是，一会儿又什么也听不到了。不知在什么地方马打着响鼻，水桶发出了丁当的响声，过了一会儿，四周又是一片死寂，简直难以相信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偌大城市的中心。

从耀眼的阳光下来到马厩，顿时感到一片昏暗，古罗夫在入口处停留了一会儿，等眼睛适应后才走了进去。马厩里散发着马的气息，但没有他想像的那般浓烈。古罗夫沿通道走去，一边读着每一块挂牌：“风信子”、“威而烈”、“库斯塔”，都是一些美妙而多少带有神秘色彩的名字。古罗夫知道，五号马栏中就是赫赫有名的“神斗士”，三天以前洛金诺夫的尸体就是在它脚下被发现的。廖瓦不想走近那个马栏，反正有的是时间，况且他已经在照片上把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现在那儿除那匹马外，别无他物，而尸体早已无影无踪。

古罗夫耸了一下肩膀，环视四周，杳无一人。“威而烈”

轻轻地打了个响鼻，把额头在栏杆上蹭了蹭，然后向他伸过头去。古罗夫抚摸着它松软暖和的皮毛。

“嗨，你这个贪嘴的家伙，”从旁边的马栏中走出一个年轻小伙子，拍了一下“威而烈”，“去，去，练练跑，再来吃糖。”

马夫的年纪大约二十岁出头，名字叫科尼亚。

“玛丽娅·格里高利耶芙娜已经打过电话了，尼娜·彼得罗芙娜正在训练场操练‘喜莲之宝’。”他给古罗夫说话时，一面用一块破布擦着白净的长着雀斑的双手，一面漫不经心地看着旁边，然后回到马栏，蹲下来开始给那匹绰号叫“背时鬼”的黑马包扎腿部。

“不踢人吗？”在沉默良久之后，古罗夫终于问了一声，险些儿咬了自己的舌头。是呀，这样的问题应当想到，小伙子会以为洛金诺夫是被自己的马踢死的哩。

“习惯了。”科尼亚简短地回答道。

古罗夫发起脾气来。

马厩里宁静、清新、凉爽。只有白胖的手上长着雀斑的马夫科尼亚以及“背时鬼”。洛金诺夫似乎是“神斗士”踢死的，其实，这个看上去性格温和，举止文静的马夫科尼亚也可能就是凶手。

为什么他能如此镇定自若，无忧无虑地坐在马蹄旁呢，如果他认为洛金诺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踢死的？

古罗夫研究了所有人的档案材料，无论是科尼亚的，还是马厩的其他工作人员的。这个单位很小，人员不多。练马师格里高利耶娃是驯马部的领导，她历史清白，再说，这种杀人害命的事也不是女人能做得出的。古罗夫从掌握的材料

中了解到，科尼亚去年秋季复员转业，想当一名骑手；另一名马夫叫罗戈金·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六十二岁，从一九四六年起就在这儿工作。还有两个年轻的骑手也是从部队上转业来的。对他们的情况了解甚少。除此以外，常上这儿来的还有一个与驯马部挂钩的铁匠彼得鲁申。

古罗夫，你就从这几个人中考虑吧！即使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是凶手，也还可能与这起凶杀案有间接的关系。昨天，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就这样说过。驯马部全体工作人员的档案材料是古罗夫从刑侦案卷的询问记录中摘录的。专家鉴定的结果他们概不知晓，除凶手外，所有的人自然都认为这是一起事故。

马厩里宁静、舒适，马栏里的马匹一会儿打几个响鼻，一会儿用肩背在栏边蹭几下。多么安宁而闲静。人被杀害了，万籁俱寂，一片萧瑟。骑手、马夫各执其事，再也看不到其他任何人。古罗夫走到了马厩的尽头，数了数，两边各有十六个马栏。

有名的赛马纪录保持者“神斗士”和它的邻居们在外表上几乎毫无二致，深黑色，体格匀称，都经过精心的养护。古罗夫瞥了它一眼，没有必要在出事地点逗留，要谨防有人会对他这个“作家”盯梢。此刻，与凶杀案有瓜葛的人都神经紧张、疑神疑鬼，芝麻大的新闻，都会有人说三道四，随意猜度。一旦这样，古罗夫的暗访和全部侦察方案都将化为泡影。方案？方案的宗旨是什么？了解人的情况，并力求理解他们。所有这一切在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的办公室里是清清楚楚的，可在这里，连交谈的人都没有，又怎么能把他们搞清楚呢？

马厩尽头的左右两侧的两间相对的房子，右面一间是骑手们休息的地方，古罗夫瞟了一眼。骑手们正在睡觉，睡得很香甜，有一个人还在打鼾。桌上放着牛奶盒、揉皱的报纸、面包、香肠。对面的那间屋子却空空荡荡。这是领导的房子。格里高利耶娃·尼娜·彼得罗芙娜，二十八岁，未婚……古罗夫走进屋子，坐在圆桌旁，桌上铺着一张长毛绒红桌布，上面落了一层灰尘，他环视了一下四周，常言说：观其物如见其人，好吧，那就开始看看吧，像搜查时一样，顺时针方向，从左向右。

门旁靠窗的地方放着一个大木箱。这只木箱看来是有年头了，甚至于可以说是一个古董。木箱上放着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磅秤；另一面墙的墙角摆着一个带抽屉的柜子，既不是书橱，也不是碗橱，就是柜子，是用橡木做的，还有雕花。它可能是木箱的兄弟，侄儿，也许还是它的父亲。这儿还有一张桌子，古罗夫靠在边上。桌上放着一台收音机，寿命不会太长，还不到四十岁，还有一个小花瓶，里边插着一朵漂亮的蜡玫瑰花，花瓣上落了些浮尘。橱柜之间铺着一条长长的通道地毯，十分美观。门对面是窗户，粗看起来，没有打开过，也没有擦洗过……至少是今年以来。房间里的主要装饰品要算挂在墙上的一幅画，画面上是一匹马，一匹平卧着的死马，毛色和箱柜的色彩相同。

关于房间的女主人能了解到一些什么情况呢？当然，格里高利耶娃并不住在这儿，不过她在这儿还呆过一段。古罗夫在记事本上记了一下。他听到马厩的出口处传来一阵得得的马蹄声以及人的喧哗声，便走出房间。从敞开的明亮的门缝中看去，马、马车和人的身影清晰可见。

格里高利耶娃的马车回来了，马儿全身大汗淋漓。骑手和马夫很快地给它卸了套，科尼亚去遛马。格里高利耶娃对古罗夫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只是说：

“帮帮我。”

他明白了，要把车推到旁边去，这当儿，他已经看清格里高利耶娃的外貌并不是那样楚楚动人，风度翩翩。她身材不高，走起路来脚稍微有点内倾，头盔盖住了头发，抬起的眼镜遮住了前额，面带污垢。古罗夫不好意思地移开视线，他见科尼亚把马牵到不远的一片场地，场地中央竖着一根立柱，立柱上装着许多根与地面平行的木杆，有点像儿童游乐园里的旋转木马。马夫把马拴在杆头，它便打起圈来，喷得唾沫四溅。

格里高利耶娃边收拾马驹，边偷眼看着来客。见他打扮得干净利落，容光焕发，颇似一名戏剧演员，但神色慌张，眼中露着惊奇的目光，年纪看来还轻，二十二岁，最多不会超过二十三岁。廖瓦看上去真的没有自己的实际年龄大，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显得更加腼腆。尼娜打量了一下自己落满灰尘的男式上衣，觉得这身打扮简直就像潜水员一样。

“喂！”她故意粗声大气地向古罗夫喊了一声，“您是到这儿来搞创作的吗？”

“对不起。”古罗夫这时正在看马夫给马刷洗，马夫往马身上浇了几桶水，然后一下一下给它刷。顿时，它魔术般地变得精神焕发，打着响鼻，撑大鼻孔，整个身躯柔软光滑，显得神采奕奕，光彩照人，仿佛是从童话王国降临到人间似的。

“难道还有什么马能超过它吗？”古罗夫已经把问他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自言自语地说。

“这是‘喜莲之宝’，是公马，”格里高利耶娃开玩笑地说，她在说“公马”时特别加重了语气，“‘喜莲之宝’很懒，没有成种马就已经不怎么行了。除了血统好有天赋之外，别的一无所所有。”

“怎么能说一无所有，既然有天赋……”

“只有天赋也不会有多大出息，”尼娜把马鞭在鞋子上敲了一下，笑着说，“要记住，下赌注也不要下在这个懒虫身上。”

古罗夫抬起下巴，趾高气扬地瞥了格里高利耶娃一眼，他竟然已经忘记自己是刑侦局的侦察员，是“作家”，到这儿来的目的是侦察凶杀案情，因此，需要态度和蔼，使人有信任感；忘记自己是在跟练马师、驯马部主任谈话；也忘记他在这儿呆的日子绝非一天。他似乎被那句话刺伤了，于是以傲慢而粗鲁的语调回答道：

“尼娜·彼得洛芙娜，您觉得你们这儿的情况怎么样？”

尼娜望着小伙子涨红的双颊，笑得越发厉害。

“作家。知道，知道。我这儿曾经有一位雕塑师，”她笑得喘不过气来，“个头就这么高，嘴里刁着一个烟斗，不仅塑马，还准备给我塑像呢！隔壁的马厩里是一位画师，还有一位摄影记者，他常上瓦西里那儿去……”

“普罗赫雷奇那儿来过一个记者，光马粪就拾了五六天，”一个年轻骑手从马厩走出来插话道。

气急败坏的古罗夫竟然没有发现，他的周围全是马厩的工作人员。两个年轻的骑手睡醒后走出来望着他，还有一名老马夫罗戈金也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大家都面带微笑，以好奇的目光望着这位不速之客。古罗夫尽力克制住自己，他也想报以微笑并开几句玩笑。